

求仁錄

三四



漢書門			
九	四	九	七
二	九	一	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四	九	七
二	九	一	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97	
冊數	2 (2)		
函號	299	120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此而論仁之體

程子曰仲尼言仁者希哉獨於此

言之通曰仁者吾子言仁者以我配

仁有體也我者用也知我之為用而

焉有可與論道矣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後其見天地

心乎德乎

先乎曰知地以生

知天以生

求仁錄卷之三

外篇

此篇論仁之體用

淺草文庫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

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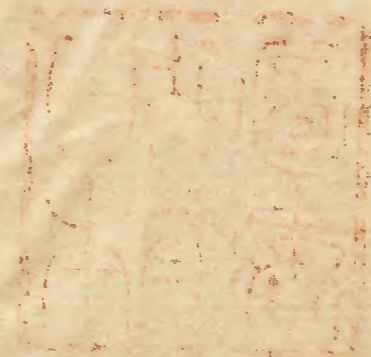
焉者可与論道矣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

心乎復下卦名一陽生於五陰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蓋天地之間品

物萬形各有所事唯天則確然於上地則



生而通焉則心已矣然其用靜而復乃未始之體動
萬物莫不靜矣始焉此天動之機其勢日長而可
見矣若其始天資地始生於此已命之流其於初造
不為天然却之有靜而未嘗動也今人動之聖
人贊易而曰心未嘗動也今人動之聖
是復卦而曰心未嘗動也今人動之聖
故即此而贊之但於人復卦而曰心未嘗動也今人動之聖
井因爻動而贊之但於人復卦而曰心未嘗動也今人動之聖
子將入矣井動而贊之但於人復卦而曰心未嘗動也今人動之聖
曰仁之為德在天地則為生物之心在人
則為不忍人之心天地能生物之心程子云
物但是愛人之心即是生物之心程子云

墮然於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復陽復生於下也剥盡
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
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
十有一月其卦為復程子曰冬至則一陽
復生於地中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
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
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朱子曰十
息但一時閑得盡惟一地生物之心固未嘗
之出也乃始乎天地以生為德元亨利貞乃
之

惻隱之心人之生道正謂此也○愚按天
地之心仁而已矣二氣流行雖時有發育
欽藏之不同而生物之心未嘗一息間斷
惟人之生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性故人
皆有惻隱之心是乃仁之端也聖人所以
好生愛物合德乎天地者以其能全此心
也衆人所以為牧為忍悖天地之理者以
其喪此心也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
之靈人子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人為
天地之子人而以天地之心為心則乎謂

仁矣

乾文言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
長人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
事專言則包四者體法於乾之仁乃為君
長之道足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朱子曰
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
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以仁
為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
人或問元者善之長朱子曰元亨利貞皆
善也而元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

切

也○張氏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
 此獨言之夫子蓋有深肯克己復禮為仁
 克其私心復其天理所以為仁二去初未
 遠上無係應能從初而復所以為下仁也
 至四但言以從道也而不謂之仁矣蓋道
 者奉其大凡不若仁為初至也李氏曰天
 氏曰一毫私心善之本是萬善從此出公曰
 一曰體說伊川語錄中說仁者易傳地萬物為
 一曰元猶得太寬無偏言則善之事專言則包
 四者又云仁者天正實學善且當玩此
 兩處說仁極乎正確實學善且當
 是程子仁極乎正確實學善且當
 手筆也

○禮記曰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
 尊禮通

陳氏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故為義之本是
 乃百順之體質也元者善之長體仁足以
 長人故得仁者尊仁之道有以全體而言
 者有以散體而言者同一理也張子謂經
 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猶之
 木焉從根本至枝葉皆生意此全體之仁
 也然自一本至千枝萬葉先後大小各有
 其序此散體之禮也而其自本至末一放

一葉各具一理隨時榮悴各得其宜者義也
陳氏曰仁者後至於路之安宅義人之正路曰其
者仁之本敬慎者仁之地寬裕者仁之本温良
孫接者有仁之能故曰順之體也仁必有義
義未必有仁之能故曰順之體也仁必有義
之尊爵故得仁則尊

也
表記子曰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
應氏曰仁之體大而尊昭揭衆善而人心儼然知所敬故曰表義之體方而嚴裁割事物而人心凜然知所畏故曰制方氏曰仁足以長人故曰天下之表義足以方外

故曰天下之制

○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

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

倚毗乎其仁洵乎其濶浩乎其天

朱子曰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

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大經者五典

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

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尽其當然之實

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

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

倚著

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
 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
 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陳氏曰
 字不守以聞見之知論如肝膽相照一
 聖人之德誠無妄其於天地造化生
 契渾融一體所認知也此皆至誠無妄自
 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饒氏曰大地化育是道大本是性乃大經之
 柔也天曰地化育是命又大本是性乃大經之
 也倫之間若無此仁厚意則父子兄弟不
 人倫之問若無此仁厚意則父子兄弟不
 相管接矣鄭氏曰純全之義一云渾厚無間
 厚也呂氏曰純全之義一云渾厚無間
 之貞陳氏曰純全之義一云渾厚無間

一功不可有急迫躁切之意○饒氏曰
 其仁如何以配經綸大意蓋仁者人也
 而大經只是箇人道人測之靜深貞以立本
 而言也浩々廣大貞以知化而言也其測
 其天則泓特如之而已是說性浩台其天是說命問性命如何其測
 是說性浩台其天是說命問性命如何其測
 天測性浩台其天是說命問性命如何其測
 也命是性浩台其天是說命問性命如何其測
 者言也二繼之者有善靜靜之分故一行而賦一於物
 應用而聖人盡人倫之道而為法於天
 也○愚按聖人盡人倫之道而為法於天
 下後世者皆本於至誠懇惻之心故曰
 眈其仁全其所性之本體而無偏倚之累

真源靜深而其出無窮故曰測之其測盡
性至命至誠仁愛之心有以默契於天地
造化生育萬物之功其德廣博如天之無
所不覆故曰浩々其天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
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取
措之宜也

朱子曰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
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
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以外

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
皆得其宜也又曰誠雖所以成已然在我
者真實無偽自能及物自成已言之盡已
而無一毫之私偽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
物成就各得其當故曰知而問成已合知
言仁而言言知何也朱子曰克己復禮為
成己不為成物也蓋無不備故能合內外
而成己也○時措之宜蓋融微洞達一以貫
然而得也○問時措之宜此意須知仁其
冠之義否問時措之宜此意須知仁其
然也○後有箇時措之宜此意須知仁其
已與物雖有內外之殊而仁者為一底道
○於己性分誠之內體為仁誠之外用為
誠之體乃合內外之誠而用為一底道

實理可據曰德誠
之實理可據曰德誠
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立必俱立成不獨
成之已所以為仁而體以立成物所以為
知而用以行成已而不成物是有體而無
用矣仁知乃性中固有之德也成已之仁
存於內而道自行於已成物之知發於外
而道亦行於彼固無內外之殊所以合內
外而同一道也由成已之仁矣為成物之
知則知固自仁中出矣仁也知也義也一
以貫之皆實理之條目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朱子曰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
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
之乃所謂道者也又曰人之所以得名以
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
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
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又曰仁則
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
人之身而尤著者也○程子曰中庸所
率性之謂道是也

朱子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

是人身之道理就人身上說合而身上一體認出來及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之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上朱子曰良者本然之善也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捉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言親之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不氏曰孩提知愛親敬兄與能愛親敬兄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朱子曰無他達之天下無別道理

吾親敬吾長雖一人之私然推而達之天下則人之皆親之敬長無不同者此人心天理之公也愛親仁之實敬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不過即人之本心可通乎天下之人心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正以愛親敬兄出於良知良能者凡人之性無不同此本然之善故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

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
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
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
舞之上離毒

朱子曰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
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
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
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
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朱子曰實對
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為本根精實之所
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先華枝葉有以發

見於事業之間焉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
非仁也但愛親乃切近而實實者有子
是以仁為孝弟之從也屬之孟子言親
之仁以仁之推乎事親而已義則從兄
之親主乎事親而已義則從兄之義宜
仁之所為仁而為之則從兄之義宜
大矣其仁而為之則從兄之義宜
仁之義者良能實也則從兄之義宜
人義之良能實也則從兄之義宜
仁義之良能實也則從兄之義宜
可據之實地矣窮陳氏曰然充廣之
始每言仁實地矣窮陳氏曰然充廣之
也故言仁實地矣窮陳氏曰然充廣之
之愛物故言仁實地矣窮陳氏曰然充廣之
者之分也殊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

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只節文
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
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
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
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
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
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
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朱子曰此
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之仁民愛物
是長之貴字上如仁是親之仁民愛物
到尊賢未事君時未親從兄未從師去
這

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之尊賢便
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
他那分好便得是禮之實由中而便
行得恰是樂之實○禮曰親兄弟與
強而道是樂之實○禮曰親兄弟與
本後而道是樂之實○禮曰親兄弟與
子說得全○禮曰親兄弟與
所說得全○禮曰親兄弟與
字最可觀○禮曰親兄弟與
有核實而後生則不萌芽有根則
之生惡而已則之繁葉之茂也木
人心天理之生惡而已則之繁葉之茂也木
不知其天之理之生惡而已則之繁葉之茂也木

○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

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兮不

言而喻自根本也生發見也粹然清和潤澤之

朱子曰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施於四體
 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四體不言而喻
 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
 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
 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
 而無不順也陳氏曰順謂順其則也當玩
 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其有德者能之朱
 曰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那
 上相雜不得總有些子私意便刻斷了那

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著在土上方會生
 其色也醉然便從那根上許多物出
 從心見得清明這心便為氣以生色形一
 君子簡合下便著土所為氣稟物欲便
 這簡根下生時便為所為氣稟物欲便
 則合下生時便為所為氣稟物欲便
 簡根下生時便為所為氣稟物欲便
 根便有頑著底心便沒了仁之底
 心便沒了仁之底心便沒了仁之底
 之根便沒了仁之底心便沒了仁之底
 其氣稟而隔教重者待命而後已○要
 體不稟而隔教重者待命而後已○要
 如手容恭而待自教他重而足容自
 恭足容恭而待自教他重而足容自
 重○稔氏曰仁義禮智他重而足容自
 意蓋根於心者培養得厚盛則發於外
 自然醉面盜其所以然○張氏曰人之性
 足順便不覺其所然○張氏曰人之性
 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善皆管乎是焉而

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
所由生者也故仁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
兼包焉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
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
義行非行仁義也也幾希庶民

朱子曰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
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
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
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

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
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
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真氏
曰人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為幾希
者蓋人與物均有一心而已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
存者亦有不與心而能存者
君子亦有不與心而能存者
以異於物也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
理也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
度外而人倫充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
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
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

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
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
不存矣張子曰明理但知物察人倫皆窮理也
有以為仁義何嘗有仁名但人其行而未嘗
天春夏秋冬何嘗有仁名亦人其行耳如
朱子曰物格致知而後行三句以言
自聖人有格致知而後行之意也
也○聖人由仁義而行如他仁者須窮理後言
為仁為義且須是仁窮理後言
不利既未從而行之義須是仁窮理後言
不好底則以仁為利而行是仁窮理後言
之不然則以仁為利而行是仁窮理後言
義猶與為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
手持足履身與理一而非二也若舜可謂

全其所以為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於舜
猶為未及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其本在乎
存之而已真氏曰存之者猶待於用力舜
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
力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
君子所存者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陳氏曰所以異於禽獸而皆可為堯舜
以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耳仁義此性
中得天理之大者也人倫之中仁義
行焉仁於父子義於君臣是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
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

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整齊王之子

朱子曰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

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

之也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

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

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非仁非義之事雖

小不為而野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

所以尚其志也張氏曰居則不違由則不

行大此而己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下

朱子曰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

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

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

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輔

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為者羞惡之事

也其正而能統夫情故有所當

而不殺亦有其所不當殺而反殺遂至於其
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為者或
有時而為而性亦從而措已之矣今教之
以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推所不為以達
於所為如是以則心得其職情得其真又曰能
正而性之所以為仁義者得矣
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
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
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
矣真氏曰有所不忍不為者此心之正也
能即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不忍即仁
也雖所為者亦不為即義也○張氏曰人
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為此其秉彝之不

可泯滅者也然有所不忍矣而於他則忍
之有所不為矣而於他則為之此豈有異
心哉為私欲所蔽而生道息故也若以其
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豈非仁乎以所
不為而達之於其所為豈非義乎自無欲
害人之心而充之則其愛無所不被仁有
不可勝用矣自無穿踰之心而充之則其
宜無所不得義有不可勝用矣蓋其理本
具於性貴於充之而已輔氏曰此一人節因
前說而教人
滿其本心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即是其所
不忍無穿踰之心即是其所不為是心也其

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
其所不忍然後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然後能充其量
推其所不忍為以後達於其所欲害人之心則其用有
無穿踰之量能充其所欲害人之心則其用有
常而不用義不量能充其所欲害人之心則其用有
可勝用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
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
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
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
惡其害而然也
丑公上孫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
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也
夫春夏秋冬之性古來今生見意用何物從天為地一
息間斷天地之性古來今生見意用何物從天為地一
生意中出故物之性古來今生見意用何物從天為地一
靈宜乎皆有不忍之心非仁性中之有也○陳氏曰不
忍是仁不忍是心非性中之有也○井而若見惻隱
者何也蓋不忍之心非此見孺子將入此也○大德曰此
而人動也蓋不忍之心非此見孺子將入此也○大德曰此
生人所得天地之德曰非此見孺子將入此也○大德曰此
即所謂得天地之德曰非此見孺子將入此也○大德曰此
雖有是心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
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之仁

體隨感而應用仁之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
之政也真氏曰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之
心私欲不難改有仁於心惟聖人全此
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
有餘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負惻傷之切也
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
結要求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
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
子是惻隱之心朱子曰腔子只是言充塞周徧
本親切如此就人身指出一理更無處
為親切若於此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則
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則
蕩之無交涉矣又曰腔子裏也言滿身

裏皆惻隱之心總觸著便是這箇物
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謝氏
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
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
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志而然
即人欲之私矣真氏曰孺子未有所知而
賢愚皆有傷痛之心方此乍見之者無間
欲以此內交非欲以避不
仁之名也倉卒欲以避不
飾面天機自動此所謂真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
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

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朱子曰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
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
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
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
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
以明其必有也朱子曰羞惡辭讓是此皆雖
是者自惻隱中發出又因並說但此三者皆
論不忍之心即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仁也
禮知而一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安得

無先後之別耶○輔氏曰人之所以為心
雖此因論非人而悉數之貫乎三者之中
無此心則非人也者所以明其必有而使
之人於己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
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朱子曰性情者心
用動靜而言統如兵之靜情是動心兼
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端緒也因其
所主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
情之矣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
其中而緒見於外也○仁義禮智是未發
底道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已發底端
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

又曰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
著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又曰一
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仁是箇生
底意思通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
本體義則仁之斷制禮則仁之節文智則
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
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
也冬則生之藏也真氏曰孟子始言惻隱
之心至此則兼羞惡辭讓是泚而言者蓋
仁為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

贊

隱不存三者亦何有哉然賦形為人孰無
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所謂無者豈其
固然哉私欲閉塞而失其本真耳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
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
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
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
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子曰四體四肢之所必有者也自謂
不能者物欲蔽之耳擴推廣之意充滿也

曰自親之無一愛而仁民而愛物推至然於人無一事之充廣則不得宜自至義之量得宜民
智皆然人無一事之充廣則不得宜自至義之量得宜民
如火始而可然泉始而達海若張而能充不廣則不可行
由始而可然泉始而達海若張而能充不廣則不可行
處是心也張氏曰滅泉始而達海若張而能充不廣則不可行
看是充何等不端有能充廣此理而動其心見此孺子將入之井異善地
不端有能充廣此理而動其心見此孺子將入之井異善地
等心能充廣此理而動其心見此孺子將入之井異善地
之端生循廣此理而動其心見此孺子將入之井異善地
充與不斬能然矣此分終乃天壤也馬始於消而此
章所論人之性情之體用本然全具而
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

四端在我隨處奈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
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
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
亦吾度內魚雞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
至近而不能矣從問推與充字去失子曰推是
以及充塞則得來滿如吾注以裏及推之去
則充則得來滿如吾注以裏及推之去
以去充塞則得來滿如吾注以裏及推之去
殺子滿塞則得來滿如吾注以裏及推之去
包括天地萬物自滿塞則得來滿如吾注以裏及推之去
其量之所地兼空萬物自滿塞則得來滿如吾注以裏及推之去
能推之所地兼空萬物自滿塞則得來滿如吾注以裏及推之去
須以能推之所地兼空萬物自滿塞則得來滿如吾注以裏及推之去
氏量不足不滿以這可下充老

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
明氏曰性者心之初體其未發也本然全具
情者心之末體其已發也與求而
識不知之事擴充之行而事至於天與性
無不盡即心行而事至於天與性
不盡也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
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
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
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朱子曰
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
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
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

猶是也○陳氏曰此章始專以不忍人之
仁言繼因體驗惻隱之心而悉及羞惡辭
讓是非之心貫四者一仁也惟聖人能以
是心行是政安而行之者也惟君子能知
其本有是心而擴充之勉而行之者也若
衆人則不能識察不能擴充此心雖堯隨
堯隨泯真自棄也又按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同此天理也物欲害之則天理之存焉
者寡矣見孺子而惻隱天理也外交之類
即人欲矣四端能充不能充之分判於擴

天理与狗人欲而已

率

○孟子言於齊宣王曰臣聞王坐於堂上有
率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
以鬻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
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鬻鍾與曰何可廢也以
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
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鬻却也
觶觶恐懼負爰猶吝也○梁惠王上
朱子曰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

四海兵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
而擴充之也○陳氏曰是心足以王矣一
句最緊切觀王有此愛物之心即可知王
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矣所以指王之
此心即是足以王天下之本真氏云王道
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是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
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
易之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
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

其志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法術之

者巧

朱子曰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魚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矣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矣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志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

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輔氏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而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故惻隱之於民切於物緩皆自然而然雖至愚之人亦莫不然學者須是臨事體察着教分曉不可摸糊率略聽其自然事過便休若夫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且以凡人言之推廣此心愛及同類者其勢便其事易至於物則

有不得已而資以爲用者使之皆被吾之
愛而無傷則其勢遠其事難自君人者言
之矣政施仁使民得以遂其生者其勢便
其事易極輔相財成之道使庶類繁殖鳥
獸魚鼈咸若者其勢遠其事難令王此心
既矣於見牛之際而又有以處之而使是
心得以流行矣則以是心而施於同類而
相親所謂保民而王者則豈有不能者哉
但自不肯爲耳

也仁之而弗親親之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上

朱子曰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
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
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輔氏曰統而
昔一性之仁分而此言三者則有輕重之
在學者言之則於此三者則有由之序
不施者有得於此而夫於聖賢之有言
逆施雜亂無以於此而夫於聖賢之有
之母惑於異端未發於前體察於已發
夫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

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陳氏曰理一所以
仁之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
偽也真氏曰凡生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
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
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
矣是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曰朱氏
以待親者施之
以無所不愛之中而人以其有貴賤之分也
於此聖人愛之固非以愛萬世而無弊之
陳氏曰聖人愛之固非以愛萬世而無弊之
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

之宜蓋仁之而親是親也皆親也無
怪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皆親也無
施之道無非仁矣○愚按仁者以天地萬物
無等差仁矣
為一體其施之雖曰有本有序親疎貴賤
之不同而惻隱之心流通普遍無物不被
充之則覆載之間含生之類莫不各得其
所以至於鳥獸魚鼈咸若聖人參天地贊
化育之功皆本於至誠仁愛之心矣
○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
志於仁而已下告子
朱子曰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

仁○范氏曰君子之事上也引其君於正
小人之事上也引其君於邪君子引其君
於仁義引其君於愛民引其君於納諫引
其君於恭儉引其君於學問此君子之所
以引其君者志於仁而已矣小人引其君
於好利引其君於好戰引其君於用刑引
其君於拒諫引其君於驕侈此小人之所
以引其君者志於不仁而已矣伊尹以堯
舜之道引成湯故成湯為堯舜之君周公
以文武之道引成王故成王為文武之君

此引其君以當道榮夷公以專利引周厲
王故周亂趙高以刑法引秦二世故秦亡
此引君以當非道也真氏曰道之與仁非
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
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
矣
○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
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
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
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朱子曰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
 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
 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張氏曰堯舜盡君臣之道非有所增益也
 無所虧焉耳後之人以堯舜之事為不可及是
 自誣其性也蓋堯舜之性與我同也
 不以其性為不足而聖人所以誣堯舜者
 治民之性蓋不足也
 為民性蓋不足也
 仁只是一箇天理與人欲而已
 使入人欲豈復更有他道哉此古之聖賢
 所以兢兢業業而不敢不謹也

○孟子見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
 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
 有仁義而已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
 義而後其君者也
 也○梁惠王上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
 事之宜也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
 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
 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朱子曰仁者愛人也其
 莫切於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
 者宜也

則大必於尊君後其君矣此章言仁義根於人
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
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
無不利狗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
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
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
辨之也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
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
不利也嘗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
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

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大學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
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朱子曰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散財以
殖貨已朱子曰仁者不私其財不仁者散
尊是言散財之也○效私其此不仁者散
不即其身散也○陳氏曰不仁者散財以
興即其證也以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
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
無悖出之患也曰問只是上一箇道理使
上朱子使

人之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
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
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
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
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
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上盡心
朱子曰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
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

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治而
其為仁也博矣朱子曰堯舜為已
憂此聖人之所急也堯舜為已
敬上此聖人之所急也堯舜為已
學稼則用情若不急堯舜為已
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
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
賢亟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
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
子所謂不知務也
○孟子曰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

繩以為方，直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平繩所以為直，覆也。○離婁上。朱子曰：古之聖人，既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竭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輔氏曰：規、矩、準、繩，為方、直、平、直之度也。六律、正五音，之法度也。不忍人之政，仁天下之法度也。不為之法度，則聖人之

之耳目心思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徧天下與後世也。故聖人制為法度，以繼續之，使天下之為方、直、平、直、正五者，仁天下者，皆取法焉。所謂不可勝用而仁覆天下也。能覆天下，必能及後世矣。聖人所以要繼之，以不忍人之政，雖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矣。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朱子曰：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

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
者伊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下又曰伯夷伊尹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
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事而得
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丑么上孫
朱子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輔氏
私心以存諸心而合天理以行諸外而無
私心則固存諸心而合天理以行諸外而無
私心則固存諸心而合天理以行諸外而無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
心之正也揚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

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
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
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
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
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
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伯夷伊尹
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柳下惠曰皆名以聖人
出於性仁之端其非仁也三子皆名以聖人
成性仁之端其非仁也三子皆名以聖人
又層去其迹甚易明惟伊尹有去不為仁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仁

之至也非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矣蓋聖賢之心但見義理之大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視民物如一體而視天下如單芥其肯犯義害仁而得之乎後世徇利志義恣已珍物者聞二子之風亦可以知愧矣又曰學者常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至於得天下而不為為心則可以克己復禮而全其本心之仁矣堯舜之道不過如是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

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公孫丑上

朱子曰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又曰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田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

強酒

三代離婁上

朱子曰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真氏曰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至庶人皆當佩服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禍至於此可不畏哉

求仁錄卷之三

求仁錄卷之四

外篇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我也如其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我也如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者諸凡則其與天地萬物豈時相去千萬而已哉其與天地萬物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只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

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醫書
有以手足凡頑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疼痛不
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疼痛不與知
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
若是而已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
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
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
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退之言博愛之
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使以博愛為仁則

不可
仁者必愛指愛為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
覺指知覺為仁則不可
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又曰
觀難難此可觀仁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
不可將公便喚做仁
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公而所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
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

仁之用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
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札智信皆仁也識得
此理必誠敬存之而已
問仁與心何異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
曰謂仁者心之用乎曰不可曰然則猶五穀
之種待陽氣而生乎曰陽氣所發猶之情也
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謂仁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

人之生道也
蚩桀蹠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
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
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
亦猶是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己也知仁道之
在己而由之乃仁也
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大率把捉不定皆
是不仁去不仁則仁存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
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

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又曰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之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之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睥然達於外

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所以為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怒者入仁之門而怒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
張子曰虛者仁之本禮義者仁之用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安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閔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

熟之而已
夫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
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
不體也
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克之不可勝
用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
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
子誠之為貴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
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
致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
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
子好學不倦合仁乎智其體聖人獨未至聖
人之止爾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垂足踐
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已也不入於室由不
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

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
是未必令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及仁義之
道
大德敷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
為能存神物々為能過化
大德敷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測
泉取出之也
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
行
君子之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

能蓋所以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
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
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
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
親切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
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也若體究
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己仁者何也活
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

瘡謂之不仁挑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
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
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
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為生
也經德不回非于祿也言諾必信非正行也
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
為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為本克己復禮
無私心焉則天矣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
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
庶幾私欲沈天理見則知仁矣孟子曰仁人
心也心體通有無貫通明無不包括與人指
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
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
仁之名也則渾是道理也未嘗以謂仁是心
之正理能發能用在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
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
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

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
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
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
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金禽獸草木生
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
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以
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与夫
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
以為此理唯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
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

不雜處方見渾然与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
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
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
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
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
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
意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又曰學者多為
私欲所昏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於此
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
漸消去方好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
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
德垂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
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
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
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
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柔
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
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
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

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
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
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
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
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之於
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
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
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
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

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
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
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伊心也在天地則塊
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
四德而貫四端者也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
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
葉條蘇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々不窮
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死了這箇是統
論一箇仁之體

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
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
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
仁無不統已矣矣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
辭遜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
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
為衆善之長也
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仁者心之德猶言
潤者水之德燦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
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之

仁者愛之理之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
紺醋之酸愛是那滋味
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
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理使
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未無不
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
性便是愛之理
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求天地生
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誠自看一箇
物堅硬如頑石或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藹乎

若春暘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
底意思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々仁民愛物便是推
廣到麥葉也

問伊川云萬物之生處最可觀曰物之初生
其本未遠固好看及蘇成葉茂使不好看如
赤子入井則惻隱怵惕之心只些子仁見得
時却好看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使看不
見得何處是仁
萬物之生天奪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

物生之際溥粹未散尤易見爾只如元亨利
貞皆是善而无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
裏未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
首義禮智皆從這裡出尔又曰以穀種譬之
一粒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
收藏生意依旧包在裡面每箇穀子裏有一
箇生意藏在裡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
然又曰仁与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与
智自是有箇收斂底意思
問鷄雛如何是仁盖當是取飲啄自如未有

所謂爭鬪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
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
復禮惻隱之心之類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
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
仁便是體惻隱是用
問程子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非以公訓仁
當公之時仁之氣象自可默識曰公固非仁
然公乃所以仁也仁之氣象於此固可默識
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識之而已
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

則愛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
公之為仁公不可與仁並比看公只是無私
純無私這仁便流行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
又曰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也
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也是私哀懼也是私
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苟
能克去已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
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
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
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

人能無一毫之私欲則仁然鏡之明非有私
求也只是鏡元來自有這光明今不為塵所
昏爾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來
自有這仁今不為私欲所蔽爾故人無私欲
則心之體用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所以能
愛能怒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為仁
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世有以公為心而慘刻
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却在人
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
仁矣

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怒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怒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今則能愛能怒故也問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緊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著理而不見其切於己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志

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之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々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暘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為仁所以能怒所以能愛雖或為義為禮為智為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審是否曰此說得之怒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怒安能

愛又曰怒之所施。其愛爾不怒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又曰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怒如水之流。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為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為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又曰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

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未未血脉貫通

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還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認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如春。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箇渾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

謹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
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
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
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今做著不用逐事安
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
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

二程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
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
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放只作愛說然其流

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
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飲之味
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若實欲
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
槩植實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
為助則自無此蔽矣
仁義互為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
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正其
所
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

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或曰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曰此句甚好蓋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已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字所以必以求仁為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乎立脚處耳

仁只是那流行底義是那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

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去嘗相離也

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

以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
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
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
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
多等差便是義

或問論語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
上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
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
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
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

四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
聖人言仁處或就仁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
這一箇道理程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曰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
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冲粹之
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
是心中未有此氣象
北溪陳氏曰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
以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
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

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
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
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
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也如
夫子稱回心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
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
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則只是當
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殷有
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
等類是也若以用工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

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答
羣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質病痛之不同而
其肯意所歸大槩不越乎此

西山真氏曰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為用
則主乎愛仁者愛之體也愛者仁之用也愛
者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
矜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
發出來便是愛如根上發出苗以苗為出於
根則可以苗便為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
可以愛便是仁則不可心者此身之主而其

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
為五常之木如元亨利貞皆乾之德而元獨
為四德之長天之元即人之仁也元為天之
全德故仁亦為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為
心之德者正以至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
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是以
主乎愛也

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怒而至仁者故孟氏亦
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怒必強言蓋明用
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厲云爾夫怒之所

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
人已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過絕而不行矣有
忘於仁者當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
體今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
必均齊而毋偏吝必方正而無頗邪帥是以
往將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
大學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
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欲世之君子平居
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為當然而私意
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

之螟蟲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
子懇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為人未有先乎此
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
自明義利之分始
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
緣是稟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為心
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
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
謂么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
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

其中有生意緣種便生故也惟人受天地之
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救其為心又最靈於
物故其所蘊生意緣發出則近而親十推而
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
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
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為利祿所汨則私
意橫生遂流而為殘忍為刻薄則生意消亡
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
哉今為學須要常存此心平君省察覺得胃
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忮忍刻害之私

此即所謂本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
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其心本無不仁
只因有私欲便有違仁之時能克去私欲則
心常仁矣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
具之理而言也蓋圓外寂中者是心之體虛
靈知覺者是心之靈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
人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皆義理不能克
云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純
是理即是不違仁雜以私欲便是違仁

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
吾一體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
不屬已相似又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
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已相似風痺
之人不仁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
以不屬已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與人
雖有彼我之異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本同
一體只緣私意一生天理泯絕便以人已為
二致亦如手足本是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
中血氣隔塞遂以手足為外物手足民物之

比也風邪私意之比也人無私意之害則民
物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
為之怵惕無風邪之病則手足之痒痲亦自
然相關雖小之疾苦此心亦為之痛楚當如
此玩味方曉程子痿痺不仁之意
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
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
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
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
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無一

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因其善
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
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
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
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
以其能充之也
勉齋黃氏曰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
知敬其兄也親之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

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
存之於靈靜純一之中推之於動作應酬之
際則仁義之道在我矣試以吾平日設心者
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
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兼所愛乎果能視人
如已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即是心而充之以
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
凡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接物
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
避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宜

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
忤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南軒張氏曰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
愛之理則仁也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
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
也故仁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
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於情則為惻隱羞
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
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為體用而心之道則
主乎性情也人惟已私蔽之以失其性之

理而為不仁甚至於為伎為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為仁則失其真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

惟仁者為能恭讓而有節文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

陳氏曰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信無仁不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終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賓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解裁制而無所謂義其於是

非也亦頑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既無是
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就事物言父子有
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別便是
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是
豎觀底意若橫而觀之則所謂親義別序信
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

西銘

張子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
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
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

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
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
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
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
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
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
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

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
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
者所未到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
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又曰訂頑一篇
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須先識仁
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
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
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
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

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
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
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
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
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
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
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
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
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

守也又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又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尺為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朱子曰程子以為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一統而萬殊則雖天

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之立而推理一也

張氏曰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

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

沅敝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

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

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
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
儒者之道為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
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為無蔽也又曰人之
有是身也則易以私々則失其正理矣西
銘之作唯患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理之
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
惟識天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
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蔽矣此仁義
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

察求仁之要也

復卦贊

朱子

萬物職々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為工陰
闔陽開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
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
餘斯闢之始生意闢然具此全美其在于人
曰性之仁歛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有
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眇縣
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義圖稽經協
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復卦義贊

張南軒

天地之心其體則微于動之端斯以見之其
 端伊何維以生今羣物是資而以日享其在
 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
 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脉絡該通曷其保之
 日乾夕惕斯須不存生道或息養而無害敬
 立義集是為復亨出入無疾全歸也
 勿齋箴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
 而不仁曰為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

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紛天理晦冥於焉有
 道禮以為準惟禮是由匪禮勿狗曰禮伊何
 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為言如
 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
 其機牙既幹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駟馬交
 驟孰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
 翼々競々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霆
 鉤颯馳孰敢干令衆形役之統于心官外止
 弗流內守愈安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
 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醅化醴醇方寸盎然

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其
求無斁

克己銘 十令... 呂與叔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立
已與物私為町畦勝心橫生擾兮不齊大人
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蠹賊志以為
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
勝私室愆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
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兮
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

仁痒病疾痛舉切吾身一氣日至之莫非吾事
顏何人哉物之則是

敬恕齋銘 ... 朱子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
之人恣已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
是斂焉厥躬于墻于羹仲尼子弓內順于家
外同于鄰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為仁之功曰
以其極敬哉恕哉永兮無斁

克齋銘 ... 張南軒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
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朘噫鮮能久越其
云為匪我之自營々四馳擾々萬事聖有謨
訓克己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伊何
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夕以思良知固有匪
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萬理
可窮請事克己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
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
勿流我言我動惟禮是由涵濡泳游不競不
練允蹈彝則靡息厥脩逮夫既克曰人而天

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為仁之功於斯其至我
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具有始終循々
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己仁遠乎
哉勉旃小子

敬齋銘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
有萬變統乎心君一顏其綱泯然絲棼自肯
先民脩己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
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
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

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
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
違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
察其所發以會于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
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過于躬魚躍
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
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已成物
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謬
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誌
同志

敬齋箴

朱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
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
如賓承事如祭戰々兢々用敬或易守口如
瓶防意如城洞々屬々毋敢或輕不東以西
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
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
持敬動靜不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
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
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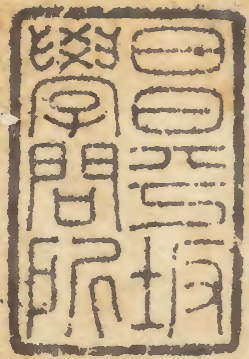
卿司戒敢告靈臺

思誠齋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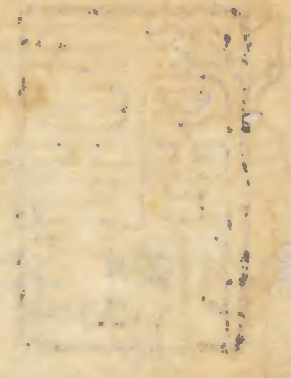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與人合天曰
天與人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為
物誘性逐情移天理之真其存幾希豈惟與
天邈不相似形雖人似實則物只皇上帝
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不仁維子思子深
憫斯世指其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統之
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
棄人十已千弗止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

塵掃鏡空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既判復合渾
然一真諸妄弗作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
巨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作聖之本歸而求
之實近非遠

求仁錄卷之四



文化河實



自來誠之者人所以合天也
 則一云則差殊蓋果於物心為
 天理之真其存誠者蓋惟與
 物雖人似實則物只皇天上帝
 之物何不在仁維乎忘乎
 大哉思乎我聖人亦聽政矣
 自全曰人與天理合一
 自全曰人與天理合一



